理學宗傳

老師之人
難保不錯

理學宗傳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高鐈　仝編
季男　博雅

張子　弟天祺附

明公載字子厚其先宋人世居大梁父迪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因家焉先生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文正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只要到得所止之處

何事於兵乎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服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皐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朝所與諸君講者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皐比憾講久之學益明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聞先生名以束帛聘延之學宮

謂在三代
故事多復

禮重之命上于省式為郡進士仕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務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縣庭與勸酬為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疾苦每鄉長受事至縣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父命某告若曾某事若豈聞之乎問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慢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公著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



勵精於大有為說之曰卿宜且與兩府議政矣朕且大用卿謝曰臣有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聲時王安石執政行新法事更張失貌衆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為善則天下士孰不願從下風如教下人道塚王則人亦故有不能安石黙然已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命按獄浙東程顥公弼官御史裏行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為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薦得召對加

爽中外翕然知上下崇儒優賢銳精嚮以爲不世遇也今欲究觀其學詳試其蓄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戩及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橫渠遂移疾不復起橫渠至僻陋惟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　嘗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

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基其學未始須臾忘亦未始須臾忘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行古禮爲薄俗倡期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絜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

者必使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士人聞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聞人善樂若與學者問質雖勤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委曲開曉行游所至輒訪人士可語者丁寧教誨冀之成熙寧九年以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羸疾力疾至都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每言所欲嘗試者於人非信也會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

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終不可行也復謝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淄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逝矣年五十八囊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於洛州門人私諡曰誠明先生康定間賜諡曰明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處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仰不愧安行之無怖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其私干之君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而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

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慨然有志於三代井田之法講畫經界犂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則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

從求置官帶崇刹試有未見之出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孺狎長好學舉進士調陝西閿鄉簿移知普潤知靈寶渠州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皆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己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以論新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

從監司竹攸夏縣不數日刑清訟簡實寬稱治怒不見容色而於人溫厚有恕樂道人善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病人和不以外物失已德大容物而然有餘而自省雖小過不掩自訟也在司竹時嘗一卒長用之及將代見其人盜竹治之無貸事已待之如初事兄極恭於姻族敦舊其恩禮先生謂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既講於學而達曰吾弟全矣既病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于疏哀詞十二納壙中呂大臨又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附其氣之強

爲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
宜得善言以傳諸後云

闡發孔門言仁之旨天地間有數大文字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illegible]之

東銘

[illegible]遂非 自[illegible]戲 [illegible]可不 [illegible]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

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中涵何是其體是生何是其用野馬絪所屬絪縕氣之

道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畧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

无窮無間也

能一之體用一源不察有無之見也

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無形非有殘故適得其體有象非有增故適得吾常聖人原始反終夭壽不貳修以存神

緼不足謂之太和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性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性無生死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氣之聚散猶冰之凝釋非有有無之分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與聖一而已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一物兩體以見太極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

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倏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氣太極亦無陰陽見天道明人道不分氣陰陽相感和而解即仇也情出太虛卒歸物欲倏生忽成間不容髮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

天包乎地 [illegible]於天不 [illegible]

兩者以一而神也

一者以兩而變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質本陰故其精關遍月

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精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

而月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火日神之屬有天之氣金水形之屬有肔者

天象者陽中之陰雷霆者陰中之陽天陽也以有象故爲陰風霆陰也以氣形質故爲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繇來德之盛者與羅谿曰迅雷不及掩耳固速矣然藏於坤反於復而出於震則非一朝一夕之故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直者照臨無得之謂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貞兩山日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道家謂日火陽光於外外故有食有戕金水滑光於內故無窮因此爲養小以收視反聽潛神不昧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

而非仁也

天與神非二見聖人即天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

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有天德則德行默成故可一言盡天地之道

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混之神化形而上者也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統體在見易

物必有對待同異屈伸之類是也非此不見其爲物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大以上自是在不得然又不可助熟字極有意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豫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明不能合天人不止未誠且未明也

惟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

聖賢教學無得亦無喪

極者推致其極通徹處皆學也

天人無分別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變化氣質
是謂善反

盡性繼善
者設故爲
善也惡盡
去則善之
名於仁

天理能悅
世雖志爲
天下所歸

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鬼神皆吾分
內爾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
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見聞不弘於性

禦止也爲見聞所梏也辰諸猶有象故不如心之感而遂通若以見聞梏其心則亦一物而已故不如性之弘

體仁如天天與仁非有二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言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性之盡者仁之至也只一順吾理而已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窮理盡性則德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朱子曰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誠不誠切何得無成心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歟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領惡全好須記個消息始此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陰濁爲天下大惡陽明爲天下共好非學如何能去其大惡全其共好

盡不失者爲衆玉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謂終成其僞假

漾在此學亦在此

如何是有身之心朱子曰只有私意便內身外格只見得自家與物不相[illegible]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

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外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見天心見聞之知

天之不禦
備天德至
大初無止
境也故非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錄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格物致知也徇象喪心玩物喪志也存象之心心滯於象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上四句言衆人之知止於聞見之狹下言不以聞見梏其心即聖人之知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

聞見之心不盡其合也

聞由來議心之意濟而得中而能有誠也

心可存處使心所欲也

徒好而惡惡其昧於大道與正

聖之逕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大人者只是誠己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

太虛中無物不有然無只是個虛適得那一件是已有

朱子曰志是一直去的意是志之經營往來

道以德者道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無施不宜聖人亦且安於無事

未彰之罪因世未服之君三苗也

未向道者觀如子如鳥雛鄉向道而爲衆所好者輒與其行如鳥翼然

大海無潤因潤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在而安不累於物也

天地父母之恩施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於物多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何業之有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服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廢其始

造化造我以我化此不夢周公一身便是造化

且日婉而不直小門直而不婉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從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困抵之際此聖人下學於困其日躋之妙並非天知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

聖人因材而教因病而藥

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變化也

東勝而流

節制緊不使流蕩而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瘝勝則雖從來滑吳之人皆不慤而多知能也

虎變新其文炳然光明之義

捨禮義而飽終日雖奚哉

釋氏之妄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窮理而已範圍蔽哉不也天用

兮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豺狼不可近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附化育也譬天地日月一切皆空豈非妄天性者乎

佛氏以覺爲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然鬼而復受生輪迴循環遂指爲苦欲求免是不知鬼此道術也曰此條學者宜日斷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　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一遍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側中國儒者亦咎篤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着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

所謂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事

明善固執尊德性也[illegible]下學[illegible]

五百年何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今日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

博文化行則所以進問學也敘此三年自歷可不得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不學禮無以立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

[illegible]變化皆猶行衡

[illegible]一起端最不可先務於[illegible]學以域[illegible]爲學

操術宜慎驟語

禮則可以守得定

爲學大病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必大則百物皆通必小則百物皆病

旣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旣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肯自治便不敢攬外事〕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習坎心亨便是生於憂患〕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心清耳目手足勁直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

正乃光明故動未知止

動靜不失其時便是知止故其道光明

來多賢友正以攻覺

也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長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長進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寘寘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有滯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

學之益

化小人爲君子其謀理深

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高存之曰在道不滯於無在器不溺於有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撰德於卦如乾坤則撰至順之德也爻有小大陰爲小陽則撰至健之德爲大也陰爻雖小亦必諭以君子之義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劉近山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聖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皆以德言若夫受命而與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陳潛室曰横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君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普學易者若若謂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虛中巷曰無體者言回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碩允成與日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過而問焉
一番揣動光彩如新前帝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開
工夫作正蒙來後莊許人衆幾人曾有此開工夫
解正蒙來與將這公案小看了〇程門弟提西銘
朱子從而表章遂消東銘混過器熟玩之西銘是
簡極宏潤的體段故推至於如化窮神東銘是箇
極詳密的工夫故嚴數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
之充識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間意蓋如此
鄧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兩明出人變化之原究古
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著而實幾於言教
動法言爲言得不合於憫思之存養諸上極乎無
形器下削于形器諸上極於無間諸小入於無朕
造端者該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
無不畢也自言日省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
悉備元榮之
功在人而已
倪元璐曰明道復横渠書謂所論大槩有苦心極
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

至此明睿所照如日所覩纖微盡識苟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可謂明道其至矣乎然而橫渠蓋苦其才成章由誠而直觀水斯坊程子規以自然於何不滅若朱子以爲形下未見不善言而傷之矣

初得范文正公指點繼得兩程夫子切磋故自常謂兩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造詣精深得於虛據者多矣天地聖人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擁皋比必之慮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所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如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斂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於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昔其愚柔者也愚無偏明強由學力變化故昔能升堂入室

明公之得
其在斯乎

理學宗傳卷之四終

理學宗傳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之徵仝編

五世孫韻雅

邵子　子伯温附

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隱而隱從共城已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學尊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聞之學先生說之從受學嚴事之卽旅宿必襽坐必拜也礪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

道僴通慨然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歷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共城廬於百源之上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遂葺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讙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燕笑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

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甚寒暑常大寒大暑時輙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嘗見之退輙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

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兒事之而純德爲行其爲鄉里所欽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見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若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瓶涸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

溫公正公俱在堯夫胸中矣

曰病且老不復能為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寖謂司馬光曰邵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一日伊川又往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

內聖外王之學要旨

你說一日有所報堯夫問有甚事曰其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

淺矣明道
亮矣知也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修之子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諡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

六十卷曉庵詩稿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
卷自為之序

太陽 ⚊
太陰 ⚋
少陽 ⚊
少陰 ⚋
少剛 ⚊
少柔 ⚋
太剛 ⚊
太柔 ⚋

陽 ⚊
陰 ⚋
剛 ⚊
柔 ⚋

動 ⚊
一動一靜之間
靜 ⚋

擬卦天體兩象圖

日 ☰ 南

石

无極

北 ☵ 水

火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即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即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皆可類推

鍾氏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

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列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齶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紛然殽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

上備焉一闢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閉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火水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目月生耳

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為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為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唱正呂之用數是為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

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氏泌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干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倡以十二支协之以聲音之

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闢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盡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闢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

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反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氏萬里曰自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毋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氏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故經世書

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闢淸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倪生曰按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運世三十四篇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己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

音律呂聲唱和為圖二千八百四十以窮萬物之數其觀物內外十四篇皆所以敘暢前二數之義也前二數所謂書者一元消息等圖以括其要以西山蔡氏又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為經世指要以盡五十篇之文朱子以為續於近世行本不能具載今書惟取指要而圖增以諸家釋例彙為二卷列於內外篇之首亦云約矣今所鈔者惟及內外篇而復不能盡錄全文辭旨亦僅取節祝等論約之更約然人體已備脈絡不淆觀者勿遺一臠三反固不必詞費也

先生探賾索隱洞徹精微雖如斲輪妙於弄丸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終始之故於是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

未盡萬物之感應以耳目鼻口色聲氣味盡萬人之體用以元會運世日月辰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大小之正之窮盡其於其中故命其書曰皇極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

或問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后天也先天后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

所謂加一
倍法自一
而四自四

也炎上者盡也棗炎土蒸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而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為水火木石八者其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

而八以至於六十四以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皆因此而推

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地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地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太極者在天地先而不為先在天地后而不為后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常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常有先后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生其實一時俱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嘗

辭損自古及今無時不特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水爲雨水氣所化火爲風火氣所化土爲露土氣所化石爲雷石氣所化

四者又交而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霧霧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霢霂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

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

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因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

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

不獨耳目口鼻也心之官又能著萬物之理此所以靈於萬物

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

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

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於天矣天之道盡

要語

道在聖人須索可見

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

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

[illegible]月加倍[illegible]

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

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覇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

者召公之謂也修夫大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覇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循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

爲好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

五霸與皇帝王並稱元非其倫君此段僅足以附

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　　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　　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　　不敢肆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

之力也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

明所云至人者非仲尼其誰與竊擬仲尼猶天地而已矣

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百世可知夫如是則何止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

但邵所註不偏釋先生之已言且能闡先生之未嘗備先生所頗有此家學耳

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illegible]全然也陽闢而為動陰合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捨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纖毫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

難其爲小人君子道長陰不能敵陽難其爲君子小人道長陽

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動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

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

不能敵陰

務對身心上來是學問把柄

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辭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

世之治也三綱正而親上死長世之亂也三綱墜而弒父與君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陽一陰二故也

其善事心者也三皇之法無殺五帝之法無生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　之道盛盛二一道對行何

故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

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

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

皆是之理無遇極大之事者矣生盛備之本以其時盡之也

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

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覇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覇以功行力之事也覇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覇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覇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覇之覇以力行力之事也

帝皇王覇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
可盡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
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
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
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是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
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
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
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
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

光也後五代之覇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覇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覇而已漢襍乎覇故於王而不足晋劣於漢故覇而有餘三國鼎之盛强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覇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襍乎覇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强或羸或唱或隨未有能兼世而能一其風

漸除興思

易有數天地有數則數亦理也不解者雖竟是欠乖巧有謂不

俗者呼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　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有其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

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

必解不求解者迺讀先生文字[illegible]千古[illegible]

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

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也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揲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為二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

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懸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

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總歸在人上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物之感化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覇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

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覇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覇之民者也有覇皇之民者也有覇帝之民者也有覇王之民者也有覇覇之民者也

世變汚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覇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覇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

霸民者工商也霸皇民者商士也霸帝民者商農也霸王民者商工也霸霸民者商商也

民俗澆淳不同如此

錯綜言之以盡天地古今民物事類之變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有數類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殺民俗所以不同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

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

士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十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千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

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二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一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

經世一書大其能極小其能破然總之敘皆於經世之學人踐形盡性爲天地民物之主故爲內聖外王之學非關於數也

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因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人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能一萬

外篇門弟子記先生所聞於先生者凡二卷今倘過取其是篇

物之情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觀物外篇 內篇先生所著外篇門人所記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

則新道者成書特爲然其中究極天人之蘊多前聖之所未言或謂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生者當自外篇始

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

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地以二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去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並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蓋天地之用數六兼餘分爲七其一者即天地之交數去而不用者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

三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於三而極於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小者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

張氏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常盈人物數也大者不可見小者可見故年包乎時除時無年時包乎月除月無時月包乎日除日無月大者統而小者分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

前昧其後而昧其左右也聚年見月聚月見日聚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天之四變日月星辰地之四變水火土石邵氏曰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含此四象化爲雨風露雷天是以包地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日起於一月起於

二星起於三辰起於四而伸之陽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矣

邵氏曰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後有兌兌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一歲有十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三十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乎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艮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巽之時數則其坤之八爲又衍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五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

物之終數陰之所以示於陽也大抵乾兌離震之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象一隱而知之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於三月一月止於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此矣

晁氏先天之學源流有本然實靈心獨契故所自得獨深能是書者不能發其精蘊要攷其長短其所謂

先天八卦自乾至震天之數也自巽至坤地之數也天統乎體而紀地以爲體常餘其體者所謂餘入於無而天辰不見正指地之數而言也地分乎用而乘天以爲用常藏其用者所謂地去一而地火常潛正指天之數而言也八八六十四卯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之體數也七七四十九卯十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之用數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於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爲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數也故坎離爲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

十二去其坎離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其爲二百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其有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去其爻數取其用數分陰分陽陽得一百一十二陰得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四陰四陽則二百一十六爲三十六卦之數並餘陽之四十其二百五十六爲去其初上爻之數也陰陽之陰常作餘張氏曰先天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者體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者用也所以體數實統三百六十運之全用數止當二百四十運則六之四也

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

蓋文相去千餘年禹箕亦千年以其體論之符若同蓋其事之人非天之書固非玩

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

用數陽體數陰故用數自相乘以陽乘陽而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也體數之用以陽乘陰爲二百七十生物之數也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此子靜守脩一家亦豈曰狂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

陰陽有偏則天地息矣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

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存也無不偏而常存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

故君子貴中也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焉逃哉

[illegible]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

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為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為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於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於萬物為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愼哉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日月星紀

論天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

柔也而偶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猶剛也

局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

之故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悔者吉之先而吝者

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故易始於乾坤中

於離坎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

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

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

非聖人不能盡易之用

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離坎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

力反切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上天下地古往今來謂萬其性總貌是一曹註

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於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曆餘已盡

纔乃可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

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日入地中精精之象也凡

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

於六十刻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

也

夏至之日六十刻兼之以晨昏共餘分尚可辨色

餘分侵地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晝極七分而著

數法之也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

夜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

人事不可盡常而十之三可也若爲之極後來無

可復措手矣秦之虛廢之者皆用之而盡者也

[illegible]有物既理也人配天地此可謂何以貴焉

人爲萬物之靈故貴而不能與萬物爲一則自失其貴矣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眞可謂之人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爲質而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而以氣爲神惟神兼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眞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目者日之影

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天之學十之一不可逆人之學十之九不可逆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

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敎法道之用也熊氏曰先天之學非可言傳當以心意而領會後天之學文字可考故有形迹可見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於心

鮑氏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不失理術亦消失理道亦術

心能得萬變全在虛而不動

才識皆用身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將泰也見動而動則爲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爲益矣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

非也則剛者才力也明辨者知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朋來所以說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一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失在得先使無難處之後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學至于樂方爲自得

權非聖人不能用

易的權也

善易者不言易徒以言而已用處便是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

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祁某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御後復攻

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

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

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

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亂乎安得不與

之也治春秋者不游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

春秋盡性 要之精蘊也 人之微

有為而為 [illegible]不利也

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
義立若不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但知春秋聖人所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
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
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
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
惟聖人能之君子只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顧

[illegible]

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謂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則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illegible]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

誰那皆鬼神之情狀也

漁樵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焉

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喪實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

謂門户之衆各有所門而入者歟譬成德者昔難其諸若先生之道就其室而論之可謂安且誠矣鶴山魏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但未得其門而入耳

又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蘊嘗玩之而粗識淺間未足以拘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坎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是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懸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懸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懸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懸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及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臨監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又
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
實不曾廢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
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渭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
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
陰陽而已
又曰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
學只是術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
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
辭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
得
程明道曰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以
其說推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
知太懸都不濟事堯夫驚曰大哥怎恁的聰明
又曰堯夫在商州偶會章惇惇縱橫議論初不知
堯夫因論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

花爲其堯夫乃言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
者爲上見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
惇默然後從惇欲傳數學堯夫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
邢和叔欲從堯夫學堯夫略開端倪和叔援引去
今不已堯夫曰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謝顯道
云邢七要學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
司馬康欲請關邢恕召之伯溫曰公休未見君不
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如何伯溫曰恕頗
乃或以事要公休必爲與其日之游康不聽恕果勸
康作書稱雍以爲他日保身全家之計蓋恕以康爲
溫公子若言確有定策功名必信之耳
晁氏曰堯夫始學皇極之時雖不施用者三十年
朱子曰康節其初只是看得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
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到二之中時便
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
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
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

去至人物消盡之時盛理亂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便寒苦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之畫則五也下橫一畫為六橫二畫為七蓋亦補湊之書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去做溫解經只是說將去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

張氏峪曰觀物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用莊周內外篇

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問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如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曰康節於乾卦將終便知有個姤卦來蓋緣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

又曰聖人知天命以理康節即是以術然到數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他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往川其心嘗於百泉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甚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隱哉其川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

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

一元是一個宇宙一個宇宙是宋人云前此之元後此之元

春秋盡學賢之事業與黍滿爲參一人也

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

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各皆相因而

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

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

六而天地之道畢矣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

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故其說曰一動一靜

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

動靜所謂太極也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正

謂此也

伯溫云唐堯起于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

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

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

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

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其一元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一萬九千六百月一運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辰乃必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是一陽初動

其書分作

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也聖
又曰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
可忽哉大哉唱之與事乎唱不能違天物不能違
時聖人不能違物總之順時而起者也時有消息
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
虞者其中天而與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
盛時之盛也
倪生曰學焉而不知萬物之情狀無為貴學矣易
者所以窮萬物之情狀者也倪得其情復得其狀
萬有紛如衹衹諸寄於焉裁成保物立斂于焉變
通神明為萬物易歸元世遂超上北形情狀之所
以不可窮莽者乎邪于有懷起闡其響體則不踰
範乃加廣曲為引伸與彼象因發明六經誘開蒙
養將以彌綸廣幾參兩豈能數乎抱蓍往夫說
易者將雖清辨角俱懸賞稱特夠高棚疑入室章
何彼彼未抵領項若彼備虛實而有用哉詞理而
眠眠者不得不尊大窮安然而敢擊棄者矣

又曰章邪求之而非與二程不求而欲與誠與妍之分乎曰不盡在此伊川謂明道加倍法如何曰已忘之矣意之者心無所繫也惟有不繫於數之心仰已得全乎數之則殆同內篇所云不以我觀物也必如是者而後可與言先天若流而給應慧事推測工趨避神微應彼一術止此一藝師讖緯之所由濫夫道於焉而晦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為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却看小了他學問來了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此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于譬辦便抽身退正要子房之流恐按先坐之不肯深把手做若正知其不可為而不強為所彌知幾者乎邈自涉有何云淨學堯夫也不孤貫石齋舉其詩衣舒萬古與吉手出入于情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為堯夫也

或問邵子溺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曰數也而不惇

於理則數與理豈岐而爲二雖出入殊路適道則均邵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有生民來建天地之極極其用與子也夫堯夫也夫

伯温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二程交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

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嘗謂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挈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言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于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遺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語錄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後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家學淵源
節約而盡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萬物

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心也

理學宗傳卷之五終